

北

史

三



齊本紀上第六

北史六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勃海脩人也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衆歸魏爲右將軍湖生四子第三子謐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謐生皇考樹生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隣人以爲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產姊壻鎮獄尉景家神武旣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沈有大度輕財重士爲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權齒白如玉少有

人傑表家貧及甥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爲隊長鎮將
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
子孫爲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而用之神武自隊長
主轉爲丞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平旦乃
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覆衆
星而行覺而內喜爲丞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吏麻祥使
祥嘗以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爲慢已
咎神武四十及自洛陽還傾產以結客親故怪問之荅曰
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
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

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為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雋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迫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乃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待客因自言善暗相徧捫諸人言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飲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孝昌元年柔玄

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
與尉景段榮蔡儁圖之不果而逃爲其騎所追文襄及魏
永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抱負之文襄屢落牛神武彎
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榮求救賴榮透下取之以免遂奔
葛榮又亡歸尔朱榮於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
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爲神武更衣復求
見焉因隨榮之廢廢有惡馬榮命剪之神武乃不加羈絆
而剪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
武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
別爲羣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尔意神武曰方今天子

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後從榮徙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爲止團焦中每從外歸主人遙聞行響動地蒼鷹爲母數見團焦上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爲嘗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爲異密覘之唯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爲母求以神武爲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爲第號爲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宗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堊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爲宮旣而榮以神武爲親

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爲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榮勲封銅鞮伯及尔朱榮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別稱王者七人後與行臺于暉破羊侃于太山尋與元天穆破邢杲于濟南累遷第三鎮人酋長嘗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尔朱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尔非其足終當爲其子穿鼻乃以神武爲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歛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

時州庫角無故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尔朱
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
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復命神武曰兆舉兵犯
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
執莊帝以兆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僞賀兆因密覘孝
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以
受惡名於海内兆不納殺帝而與尔朱世隆等立長廣王
曄改元建明封神武爲平陽郡公及費也頭紇豆陵步藩
入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行
以獎之神武乃徃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

敗走初孝莊之誅尔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勅步藩
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兆等以兵勢日盛兆又請救於神武
神武內圖兆復慮步藩後之難除乃與兆悉力破之藩死
深德神武誓爲兄弟時世隆度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
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葛榮
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
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
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
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
坐請神武神武拳毆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

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周上
請殺之兆以神武爲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後或
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
陽曲川陳部分有款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廁
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嘗於并州市搯殺人者乃署爲親信
兵士素惡兆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
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早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
徒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
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況高
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爲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邪紹

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神武金因
譖紹宗與神武舊隙兆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神武乃自
晉陽出滏口路逢介朱榮妻鄉郡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
百匹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
物也於是自追神武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
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
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
輕馬渡與神武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神武斫已神
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
以申力用今旁人構間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

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爲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神武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屈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勁捷而兇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又召神武神武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爲營神武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悅倍願附從初魏眞君中內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王山武帝於是南巡以厭當之累石爲三封斬其北鳳皇山以毀其形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神武是居之及是行舍大

王山六自而進將出淦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
將過夾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
肅益歸心焉遂前行屯鄴北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
供有軍營租米神武自取之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
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尔朱度律廢
元暉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
爲勃海王徵使入覲神武辭四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
臺第一鎮人酋長龐蒼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爲行臺郎
尋以爲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兵侵掠百
姓歸心乃詐爲書言尔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

衆皆愁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僞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尔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尔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尔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推牛饗士喻以討尔朱兆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神武

曰討賊大順也。桎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朱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朱羽生，首來謁神武。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旣振，乃抗表罪狀朱氏。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八月，朱兆攻陷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爲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勃海太守朗爲皇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晉陽，朱兆會之。神武用竇泰策，縱反間，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爲地道，往建

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時爲湯陰令神武呼之曰
麻都祥慙而逃

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柱
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大都督耿
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事劉貴弃城來降閏三月尔朱天
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
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爲大行臺摠督
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
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
於是將士皆爲死志四面赴擊之尔朱兆責神武以背己